思旋天地

思旋

神舟升空鼓舞港人心

G20杭州峰會日前成功舉行，東道主中華人民共和國受到舉世讚譽和稱頌。接踵而來，國家主席習近平、總理李克強分別在外事訪問及內事接待方面，受到有關國家的高度尊重，彰顯中國在經濟、外交的實力和影響力。上周，中國在航天技術更跨出一大步，位列世界前列。中國成功發射神舟十一號飛船，並在兩天後與天宮二號太空實驗室成功實現自動交會對接，形成「天神」組合體，太空人景海鵬、陳冬雙雄進入天宮，展開了中國三十天最長太空旅程，執行四十多項試驗，此乃世界首次之太空壯舉，實為中國取得的輝煌成就，中國人包括香港同胞的驕傲。

更難能可貴者，神舟升空鼓舞了港人心，與有榮焉。因為神舟十一號首次搭載由香港中學生設計的三個太空實驗，香港學生首次應邀赴酒泉觀升空，喜見香港學生實驗方案獲落實，感慨萬分又難以置信。行政長官梁振英為香港學生的殊榮感驕傲，並祈香港能產航天飛行員。思旋亦為香港青年的愛國心、航天科技創意而感驕傲。猶記得當年思旋也曾應邀赴酒泉觀看航天飛船升空，那時心情激動澎湃，至今難忘。愛國之心更激動無比，但願這批香港學生在酒泉觀飛船升空的情景，澎湃愛國心同樣激動，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感無比的光榮。

遺憾的是，最近香港立法會被一小撮邪毒派攪局，激起全城人憤怒之聲此起彼落，特別是游蕙禎和梁頌恆，日前在立法會以侮辱性言詞褻瀆莊嚴的立法會議員誓詞，侮辱國家、侮辱華人、藐視華人，傷了中國人包括香港同胞的心。他們的言行公然挑戰《基本法》，超出了任何所允許的底線，特區政府和市民完全不可以接受，我們要求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嚴格依《基本法》辦事嚴懲。在立法會議員宣誓時更改誓詞，公然挑戰法治，刻意用粗口侮辱中國，行為可恥，根本無資格成為立法會議員。我們要求香港特區政府有關當局及行政長官要依法將他們逐出立法會，以維護法紀和法治，否則難息民憤。為確保落實《基本法》，實在不容違憲、違法者任立法會議員。維護香港法治精神，是應有的核心價值，香港特區政府當局及行政長官有責任落實行政主導。

尋夢園

昂膛山人

增設另一種身份證明文件

這幾天之內，很多香港市民和一群默默耕耘的歷史文化及教育工作者也忍不住要發聲怒吼了。

原因就是有兩位「候任立法會議員」梁頌恆及游蕙禎在宣誓出任立法會議員時，故意在宣讀誓詞時做了一些無意義的動作（表示他們並不尊重那些誓詞）和在以英文宣讀誓詞時故意把CHINA唸作「支那」。

這群默默耕耘的歷史文化及教育工作者指出日本侵華時，是以「支那」代表中國，目的是諷刺中國人愚昧、劣等和故意用這兩個字去貶低中國人的智慧而應該受日本人統治的。而今天在香港特區卻竟然有兩位狂妄無知的候任立法會議員在莊嚴的立法議會大堂上，在全港傳媒即場轉播，亦即在全港市民眼前，顯示了這兩位「參選者」不但對近代中國歷史認識不足，更盲目地跟隨刻意侵略中國的戰犯去貶低現在已經是世界上最強盛國家之一的中國！

所以，這群默默耕耘的歷史文化及教育工作者也不能再沉默而作出最強烈的要求：這兩位無知的候任議員，公開他們所持的護照。假如他們已擁有香港特區政府所發出的中國香港特區護照的話，他們應該立即放棄這個特區護照及放棄出任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的職位。

香港立法會議員的待遇和收入是很具高度接受性的，比一般打工仔的收入高了很多倍，而地位也很崇高。相信他們寧死也不願意放棄的。

假如他們兩人一方面出言侮辱中國，而另一方面又不願放棄這個中國香港特區護照的話，香港特區政府又能否取消他們的護照呢？假如他們真的是持有中國香港特區護照的話。

當然，入境事務處必須依法辦事，或許又要立法會通過了有關法案才可執行的。

為了讓這些「不滿香港特區的居民」可以繼續留居於香港而又可以出外旅行，本山人建議政府可考慮從速立法容許這些人申請另一種近似「護照」的「香港特區居民證明文件」，好像過去的港英時代也曾發出過類似香港護照的「香港居民證明文件」。它的正確名稱是香港「身份證明書」。

淑梅足跡

車淑梅

首參善客行助四川童

這個星期我接受了一個考驗體力的非常任務，參加了寰宇希望的「善客行」活動，在七天之內走四十公里的路，並非在城內走，而是在海拔四千多米高的「稻城亞丁」裡完成。我這個零運動的人何來如此動力？正因為外子是這慈善組織香港區的親善大使，籌得的善款將資助四川貧窮兒童服務，例如資助學生、培訓師資和建設校舍等等，感謝各方好友的贊助。到底我們一行十多名隊友如何走足四十公里？以下是七天的行程：

第一天星期日，大隊從香港飛成都，先到「成華區兒童中心」探訪，我們預備了糖果、文具和受惠的孩子玩個痛快。翌日考驗開始，大隊從成都出發先到接近三千米的康定，接着數天海拔慢慢提升，進入新都橋、雅江、稻城、亞丁等大香格里拉生態旅遊區，景區內因其「安詳、和平、純淨，盡顯人類與大自然和諧共處」而被譽為「藍色星球上最後一片淨土」。由於高山反應多在二千五百米至三千米左右，總領隊Jonathan和劉海細心地為隊友帶來中西藥物以備不時之需。

途中那味柴火雞最受歡迎，進食後體力大增，就算在空氣稀薄的「康定」高唱情歌也臉不改容。「新都橋」沿途有十餘公里是一片如詩如畫的世外桃源，藏族民居散落其間，黃葉處處，在奇妙光線下有如黃金遍地，牛羊在溪邊吃草等美景，早被封為「攝影家走廊」，這一天走七公里。

第四天到了亞丁，全日步行十公里。這兒是紅草原，據說躺在紅草地上，仰望藍天白雲會不知人間何世。剪子灣山、水中的圓石頭更是有趣。

第五天走十公里往絡絨牛場和五色海，牛場與旁邊的溪流、牧場小屋構成美麗圖畫，青草湖水令人心曠神怡！五色海位於海拔四千六百米，又名登崇措，來自陽光的折射產生五種不同的色彩，湖面呈圓形，雪山倒影湖面，呈現奇幻色彩，甚有異地風情，還以為眼前是瑞士雪景哩。

這片勝地每年均吸引無數遊客朝聖，有關方面定下每天五千人次的上限。由於路途遙遠，崎嶇涉水，景區內約有四十匹馬待命接載遊人，來回價格三百元人民幣，但，人總是有自我挑戰的氣魄，拍着胸膛，一鼓作氣地進發……但，當走到很疲累，又看不到五色海蹤影，沮喪之際，一股股打氣的力量會迎面而來，那些回程的遊人會不約而同地說出很鼓勵的說話：「加油！快到了！」所以當真的迎上了五色海，那種激動可能使眼前景致更加迷人！不過請留意，若在此刻租馬返回的話，單程鐵價三百。

第六天到達位處青藏高原東南部，海拔四千四百米全中國最高的稻城機場，飛抵成都黃龍溪古鎮再步行十公里。第七天最輕鬆，將在大熊貓基地步行餘下的三公里，全程大功告成！

其實今天十月二十五日我應該到了第三天三千三百米的新都橋了。以上的資料都是去年參加「善客行」的善長提供，我深深記在心裡，也相信自己不會有高山反應，因為我平日是個慢活人，不需要太多氧氣，而且為了今次善舉重資購入一雙跑山鞋和行山杖，我一定會為四川孩童而努力，行畢全程以謝各位支持，請祝福我！

■「善客行」眾隊友整裝待發。　作者提供

百家廊

王大慶

捉刀手

近日，有文友在微信上與我私聊，說有一事請我幫忙，我問什麼事？他說他接了幾單代寫論文的活計，其中有一單是農業科技人員評職稱的論文，客戶要求很高，不要拼湊資料式的，要原創的。他對這行業不熟悉，想請我幫忙。至於報酬，他不提成一分錢，就按說好的千字300元的價格與我結算，字數4,000字左右。

按說，寫篇農業科技職稱論文我有這個把握，我以前在農村呆過很長一段時間，做記者時又採訪過不少農業科技人員，我妹夫又在農業科技部門工作，對這一行還是頗了解的。寫這樣一篇論文，有五個工作日足夠了，1,200元的報酬說多也不多，說少也不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比發表文章賺稿費快。然而，我卻婉言回絕。

文友見我不攬這樁活計，有些不悅地說：「你以前不是幹過代寫文章，現在『金盆洗手』了？網上寫手多得是，我是先找你。現在這社會，只要不違法，哪一行能賺錢就幹哪一行。牛扣在樁上也是老。」儘管文友說的話有些道理，但我有我的想法。

誠然，我是當過捉刀手。先是不取報酬的幫忙。親戚要寫個困難申請補助報告、朋友要寫份情書、鄰居要寫個婚宴答謝辭等等，找到我，我都義不容辭地幫忙。我一個靠文字吃飯的人，也就這點能幫別人的忙。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妻子從企業下崗，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孩子又上學，單靠我那點工資難以維持生計。於是我到工商部門註冊辦了個「文秘服務社」，讓妻子利用家中的四通打印機（那時還沒有電腦）為客戶進行打字服務。我呢，則利用業餘時間為客戶開展代寫文章業務。我長期在單位負責文字工作，又在市委組織部、局機關借用過一段時期，寫各種應用文得心應手。86年電大畢業後曾在省級以上經濟學刊發表過不少經濟論文，平時又愛搞點文學創作，基本具備了撰寫各類文稿的基礎。我代寫過的文章種類很多，有人民來信、典型發言材料、主持人串場詞、領導講話、工作總結等等。老實說，我始初對代寫文章也是有抵觸的，覺得出賣自己的知識產權總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這種文章換錢的交易，純粹是赤裸裸的，有時候一點遮羞布都沒有，但時間長了，也就習以為常了。

但九十年代末的一樁業務讓我痛定思痛，下決心轉行。當時，一位小學教師找到我，拿出一本教育期刊，指着上面的徵文啟事說：「我想請你幫我寫一篇小學創新教育的論文，報酬好商量，關鍵是要達到發表水平，最好還能獲獎。」我有點猶豫，因為這種要公開發表的論文我還是第一次碰到，以前接手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內部使用，但在千字200元的誘惑下，我還是昧着良心答應了。須知，當時一個月的工資也就三四百元，寫這樣一篇論文的報酬就抵上兩個月工資。我先進行了採訪，然後花了五個夜晚這才完稿。交付時，對方很滿意，認為已達到發表水平，而且觀點新穎。結果不出所料，這篇論文不但得以發表，而且獲得了三等獎。然也就是這一件事改變了我的想法，我幫助一個達不到論文發表水平的教師發表了論文，而且獲了獎，這不是在助長學術腐敗，破壞科研精神嗎？如此下去，中級教師、高級教師、特級教師排成隊，但有科研能力的人愈來愈少，以後培養的學生質量哪裡還有保證？

從那以後，我再也不願意去「捉刀」，而是潛心自己的文學創作。

曾幾何時，在自由撰稿人包括一些專家學者中，很大一部分人紛紛「下海」，不再篤志為報刊寫稿，不再專心著書立說，而是充當各代寫網站的捉刀手。你只要百度一下「代寫」一詞，就會有大量的代寫網站出現，遍佈中國五湖四海多個城市。這些代寫網站，經營範圍很廣，有演講稿、總結計劃、調研考察報告、方案制度、述職述廉報告、規劃策劃、心得體會感想、快板小品劇本、詩詞散文、賀信祝詞、學生作文、人物傳記等，而重點推介的是各行業職稱論文，以及學士、碩士、博士畢業論文等，並承諾保證質量，有求必應，不洩漏客戶任何隱私和秘密。至於代寫費用，從千字100元到800元不等。

為了了解現在捉刀手的行情，我特意在QQ上諮詢了某個代寫網站，我問，能保證你們代寫的文章是原創的嗎？對方讓我放100個心。說和他們簽約的有各行各業的寫手，特別是論文，一般都是相當水平的老師來做，還有碩士、博士，肯定能保證。文章代寫後，他們都用專業檢測系統檢測，發現超過20%網絡有的立即讓寫手重寫。再說，他們還有強大的文章數據庫支持，尤其是論文，不斷更新，提供最新的高質量論文範文，完全可以滿足客戶需要。為了驗證他的說法，我佯稱要代寫一篇教育心理學專業的碩士論文，沒多久就有了反饋，說已經安排老師研究了需求，可以代寫該論文，然後還提供了一個和約的樣本。上面寫着，這篇4萬字的碩士論文代寫費用25,000元，要求先把10,000元定金匯到他們的銀行戶頭上。我說若論文不能通過怎麼辦，他說全額退款。

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有需求就有商機。捉刀手的興起，自然源於旺盛的市場需求。按說，各種職稱論文、學歷、學術論文以及學生作文等，並不具備商品的性質，是不可以用來做交易的，是什麼使得它們變成「商品」呢？其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一直為社會所廣泛公認的道德與價值準則失範，其原本對於功利私慾的規範、約束作用完全失效。特別是整個知識界的價值取向太功利化，近年來不斷被揭露出來的包括論文造假在內的學術造假事件，也在證明着學術界乃至社會的道德環境的敗壞。敗壞的道德環境催生了出賣學人良知的買者，也激發出了以「刀筆」造假牟利的賣者。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相關法律的缺失，要想給買賣論文這類行為定個違法的罪名，靠目前頒行的法律條文，還很難對上號。何況是「按質論價」、「你情我願」的「公平交易」。難怪眾多的代寫網站在陽光下明目張膽地繼續交易，眾多的捉刀手繼續紅火，活得很瀟灑。然而在這個新興「行業」滋潤生長的同時，社會的道德、公平、正義卻一天天敗壞下去。

■網上可找到不少代寫網站。　網上圖片

翠袖乾坤

伍淑賢

翻譯工作坊

這所美國大學的強項之一，是文學翻譯碩士班吧。適逢其會，過去每周五的課我都去了旁聽，很有趣。碩士班第二年的翻譯工作坊，教授另加一位詩人主持，學生十人，圍着長方大書桌坐，盡頭有幾張單人沙發供人旁聽。學生母語都是英文，也多能操西班牙語，再專攻一門外語，這班就有通日語、阿拉伯語、希伯來文、法語和土耳其語的，可惜沒人習中文。碩士生必須有翻譯基礎和文學知識，否則根本無從入手。更大的優勢，是每年八月至十月，都有三十幾位國際作家駐校，由學生自己挑選心儀作家，試譯其一作品。能夠跟原作者面對面討論各種翻譯用字遣詞的微妙之處，從文化角度推敲，真是譯者最大的幸福。對作者而言，也是鑾享受的過程。即使最忠心的讀者，也絕少會把文學作品逐句去品嚐，只有譯者，才會為了如何譯一個字而跟作者反覆討論，睡不着吃不下。

舉個例：今天討論的作業是委內瑞拉兩位小說家的短篇小說，同學把西班牙原文翻成英文，原作者都在場參與討論。有一篇講探員查一宗地鐵謀殺案的經過，其中提到探員住的地方，原文是「屋邨」，但如何翻為英語，讓美國讀者明白，竟討論了三刻鐘！負責譯文的學生用了project這字，即美國的政府資助房屋，但其他同學很有意見，認為不恰當，因為故事中探員和疑犯竟住在同一屋邨，這對美國讀者是不能理解的。在美國，探員的收入較高，不可能跟疑犯住同一類房子。原作者卻說委內瑞拉探員薪水很低，跟罪犯同住一區，司空見慣。教授這時就說，美國社會避談階級（和種族），所以形容住房也很小心，不會動輒說某某住「公共屋邨」，只會用最隱晦的詞，像project housing，或乾脆project就算，南美卻沒這種階級忌諱。如要譯作英文，就要決定是要美式的政治正確？還是為了保留原著味道，而用上讓美國讀者不舒服、極有階級味道的用字？能否找到兩全的折衷方案？這就是譯者不斷要做的決定。

跳出框框

蒙妮卡

去香港化？

人在倫敦，中午經唐人街，吃一碟乾炒牛河，嘆茶時翻翻免費中文報紙，已成指定動作。某報頭版的「獨家」新聞，單看標題，真要大吃一驚。兩行大題如下：《獨家：倫敦唐人街改建去中國化？》。

免費報不專業，讀者不應該苛求。兩大版的報道，一個實習記者搞定，估計寫得很辛苦。是跟進英文報新聞尾，專訪唐人街大業主的發言人，證實擴建計劃細節，將引進更多其他亞洲國家餐飲業，唐人街變得多元化，容納越南菜、泰國菜、韓國菜等等，「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唐人街之一」。明顯是好消息，大標題如果改一改，《唐人街擴建多元發展，大業主否認去中國化》，穩陣得來大家也安心。

倫敦唐人街以廣東菜為主，這是香港的關係。第一代的中餐館老闆都是香港新界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先去荷蘭落腳，再到英國，所以說歐洲中餐，英國荷蘭數一數二，因為大廚都來自香港。

近年情況起變，因為外省華人大增，唐人街上普通話的聲音更加響亮。記得千禧年來到之前，爵祿街忽然湧現一批所謂按摩師，拿一張櫈開檔，亂按一通，收費五鎊，唐人街變成露天按摩院，中餐館老闆緊張不安，報警求助。時移世易，外來人已被吸收，以前本報駐英辦事處所在的小新港街，有一家北方餐館叫「大躍進」，轉彎角落則有一家「人民公社」，掛毛主席的像，生意都不錯。

經常光顧的老字號旺記也有變化，以前對非我族類食客（沒有貶意）呼呼喝喝的老夥計大概全部告老還鄉，年輕侍應禮貌得多，令熟客感嘆一個時代的消失，幸好應對仍為廣東話。

書聲蘭語

廖書蘭

有些話，根本不該說

最近，滿城討論的焦點，即是有關兩名候任立法會議員在宣誓儀式中，將英文的CHINA讀成了對中國人甚至全體華人帶有侮辱色彩的「支那」。事後，其中一位當事人在多個場合表示，「支那」一詞並沒有侮辱性，因為孫中山也使用過這一字眼。

顯然這是對歷史的一種誤讀。不錯，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中，特別是晚清中國的大動盪歲月中，不少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都使用過這一字眼，但是，這是有特定的歷史時空背景的。在晚清，革命家們否定了滿洲政權的合法性，認為清朝的國號「清」字並不能夠展現出華夏漢族的文化特性，加上歷史以及翻譯的緣故，「支那」一詞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之下，便成為了一種身份符號。但是這時期並不是很長。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建立，在五族共和的思想下，「中華民族」的概念成為了一種主流的國族認同，而且國號中的「中華」二字，既成為歷史文化的傳承，也成為了國家身份的體現。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後，便不再有「清國」的身份困擾。當外界以中文書寫或指稱中國時，理應以「中國」二字看待。更何況，「支那」一詞，以中文書寫，從日本人口中說出，不可否認，帶有一種文化上的貶義，這與日本文化的脫亞入歐也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無論從哪一個歷史角度去解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個詞已經成為了華人的禁忌。歷史時空已經出現了重大的轉換。更為重要的是，使用者在以「支那」指稱中國時，內心所抱持的心態是一個更為重要和關鍵的問題。有些話，就根本不應該說出。在美國，經歷過奴隸制，也經歷過種族隔離。顯然，在黑人和白人不平等的歲月中，黑人遭受的歧視是非常嚴重的。但是，經歷過民權運動的洗禮後，如果在今天的美國，若是在官方機構，擁有公職人員身份的人對黑人說出nigger（黑鬼）一詞，則必定會惹上官非，自己的政治生涯也會就此終結。

我非常明白，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社會，不同的政治背景對不同的議題，會有不同的看法和政見。但是，不論抱持任何政見，有些話，就根本不該說出口。有些詞匯和字眼，背後所含的歷史滄桑和辛酸，往往無法讓時下的香港青年人感受到。因此，這種歷史的厚重與沉痛感，有時需要更多的體會和認知。